

假証人

哈維·馬圖索著



人証假

哈維·馬爾登著



人 証 假

哈 維 · 馬 圖 索 著
張雄武、秦惟賢合譯

世 界 知 識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Harvey Matusow
FALSE WITNESS
Cameron & Kahn, Publishers
New York, 1955

根據美國紐約卡麥隆—康恩出版社一九五五年英文版譯出

假 証 人

〔美〕哈維·馬圖索著

張雄武、宗惟賢合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惠華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471·787×1092 1/32·6 $\frac{3}{4}$ 印張·141,000字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6,500 定價：(6)0.60元

目 錄

本書的幕後故事·····	阿尔培·康恩	5
著者自序·····		15
第一章 一个告密者的由來·····		17
第二章 即將來到的事·····		32
第三章 找竅門·····		39
第四章 一个叛徒的發跡·····		43
第五章 大联合会·····		56
第六章 俄亥俄在被調查中·····		67
第七章 高等教育·····		73
第八章 爬得再高一點·····		79
第九章 “反攻”·····		87
第十章 一个以史密斯命名的法律·····		102
第十一章 我來到這裏替乔說話·····		111
第十二章 “人人詛咒凱旋的英雄”·····		124
第十三章 競选運動·····		136
第十四章 一跳一躍·····		148
第十五章 得克薩斯的間諜在釘着你·····		155
第十六章 为迫害而作証·····		160
第十七章 主席麥卡錫·····		174
第十八章 良心的激動·····		189

附 錄

- 甲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哈維·馬圖索關於美利堅合眾國對克林敦·詹克斯控案所具宣誓書.....201
- 乙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哈維·馬圖索關於美利堅合眾國對伊麗莎白·弗林等控案所具宣誓書.....206

本書的幕後故事

阿尔培·康恩

在所有有關間諜、政治詭計和反民主陰謀的黑暗史的著作中，我沒有見過比哈維·馬圖索的“假証人”這本書意義更深、更出色的作品了。由於這一點，即使沒有其他原因的話，我認為讀者有知道本書如何寫成以及出版經過的幕後事實的必要。

首先，我也許應當聲明一下我本人有何資格來評價這部著作裏驚人的暴露的真實性。一九三九年，我曾經和前駐德大使威廉·陶德一同創辦反納粹時事通訊“醒鐘”。在戰爭歲月中，我自始至終以這個周刊編輯的資格，專事調查並揭發軸心國家在南北美洲的間諜破壞活動。我有幾本書——如“破壞1”、“大陰謀”、“反人民的陰謀”——主要談的是秘密外交和第五縱隊詭計的事情。但是在我的任何研究工作和寫作中，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這本書那樣廣泛和迫切的政治暴露。我這麼說，不僅是因為它所記載的聾人聽聞的暴露，也是因為而且也可以說特別是因為它是一件對人類有深刻意義的文獻並且是對我們這一時代的一種極富有啓發性的評論。

哈維·馬圖索的名字過去這幾年來對美國公眾不算不熟習。馬圖索是最近得意洋洋登上全國性政治舞台的那幫醜惡的被收買的告密者、前共產黨員和職業証人之中最聲

名狼藉的一个，由於他在各种各样國會審訊和法庭審判中駭人聽聞的証詞，時常造成了報紙上的大字標題。他的其他活動，假如比較不常聽說，影響却不比較小。一九五二年競選中，馬圖索是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的一個心腹助手，在這個參議員指揮下他非但替參議員本人在威斯康星競選，而且在猶他、蒙太拿、愛達荷、華盛頓各州也替那些地區麥卡錫所支持的候選人出力奔走。在競選之前，馬圖索曾經充當俄亥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特別調查員，在紐約市教育局也擔任過類似的職務。馬圖索又一度做過編黑名單的“反攻”雜誌編輯的助理。

一九五三年，馬圖索和一個有錢的亞維娜·本特雷夫人結婚，她是眾議員阿尔文·本特雷的前妻，秘密捐助大量的金錢給參議員麥卡錫的人。正當一個國會委員會調查這個參議員某些不正當的經濟活動而似乎要傳訊她的時候，馬圖索，為了替這個參議員幫忙，就把她偷送到國外去了。……

好一段花樣翻新的熱鬧的經歷，至少對於一個才二十幾歲的青年來說，是這樣的。

我個人對馬圖索的經歷在一九五四年夏天才發生特別的興趣。以前我把他和他的那些雜七雜八的別的伙伴如路易·布登茲、麥特·斯維蒂克和伊麗莎白·本特雷之流，都是一樣看待的，並沒有格外注意他，他們的行動曾經在我的寫作中時常有所評論。可是那年夏天報紙登載關於馬圖索的某些新聞報道，大大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些新聞最一段是關於著名教會人士格·布隆姆雷·奧克思南姆主教發表的一個公開聲明，說馬圖索對他講過，他——馬圖索——曾經屢次偽誓，現在想要把他曾加於別人的“損害消除一

些”。不久以後報紙登出馬圖索已經去見過華盛頓律師羅素·布朗（一個和前任美國首席檢察官霍華德·麥格拉斯同事的律師），把他曾經告訴奧克思南姆主教的話——大部分也告訴了布朗。報紙又報道馬圖索曾經說過他想把他編黑名單方面的某些活動寫成一本書。後來，十月初，班長克勞德·巴奇諾因短期投降北朝鮮，被判处無期徒刑後，馬圖索發表一個聲明，公佈他寫給美國首席檢察官赫伯特·布朗納爾的一封信，宣告他不願意再替這樣背棄一個士兵的信託的政府機關作証。

顯然有些東西使哈維·馬圖索心裏不安。我想也許值得弄清楚究竟是甚麼東西使他不安，以及他願意把多少在他當職業証人和麥卡錫主義宣傳者的經歷中的真相坦白出來。而且，有若干人多半是由於馬圖索的作証而被判刑的。因此我以為設法查明馬圖索在他們的控訴案中是否說的是謊話，顯然是很重要的。

我和我們出版社同人安格斯·卡麥隆商議了一下這件事。我們決定試探一下馬圖索替我們公司寫一本書的可能性。

馬圖索不容易找到。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正在得克薩斯和新墨西哥兩州作自行車旅行。最後，我打聽出他在新墨西哥州道斯，十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打長途電話到那裏找到他。我告訴馬圖索說卡麥隆和我覺得他可以寫一本有意義的書；我向他提議我們替他安排飛來紐約和我們面議。他同意了。

很有趣地，事後我聽說在我和他通電話之後四十八小時左右，司法部特務——顯然對馬圖索的輕易發言有所顧慮——趕到道斯找他。可是那時馬圖索已經不在道斯了。

十月二十四日安格斯·卡麥隆、哈維·馬圖索和我在紐約舉行的會談有點滑稽。“反攻”，馬圖索以前為它服務的那個刊物，曾經發表專文把卡麥隆——當時是立特爾—布朗公司副經理兼總編輯——稱為“赤共”，而且多半由於隨後的宣傳，卡麥隆被迫由波士頓這家出版公司辭職。馬圖索過去曾經不止一次地猛烈抨擊我和我的寫作，說是“顛覆性”的。可是今天在這裏卡麥隆和我卻跟馬圖索坐在一起討論他寫一本書由我們出版的可能性。

我認為可以提一提卡麥隆和我第一次跟馬圖索談話時他給我們的印象。他是一個身體矮胖，黑頭髮，年紀二十八歲的青年，臉上一副粗獷、傲慢的神氣，但並不能完全掩飾一種好像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和極度的不安。雖然他好說話到了喋喋不休的程度，可是卻表現出一種顯然的表演天才；他對我們說他有時曾經在電視和夜總會表演過。馬圖索和我們會談時把他寫的詩稿帶了來要我們看看。詩的內容雖然多半有點庸俗而且傷感，但是明顯地表現作者對於文字的掌握獨具一格並且具有異乎尋常的想像力。

卡麥隆和我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嘮嘮叨叨、和順的青年居然曾經故意使他的好幾十個同胞帶上了頸手枷，屢次在証人席上說謊，幫助陷害他從前的朋友下獄。……

卡麥隆和我告訴馬圖索，關於他對奧克思南姆主教的聲明，說他想要消除他加於別人的損害，使我們很感興趣。我們說據我們的看法消除這種損害的一個最有效的辦法莫如寫一本書把他過去幾年來活動的真相全部坦白出來。馬圖索回答說他曾經和幾家出版商談過寫出類似我們所建議的一本書的可能性，但是他們對這個意思不感興趣。

我們告訴馬圖索，倘使我們來出版他的書，它必須提出

充分的証件，以便使它的內容的真實性令人無可置疑。我們並且指出寫這麼一本書，因為他必須供認他作過偽証，他無疑地要面臨嚴重的危險。馬圖索說他甘願面臨任何牽連到的危險。他對我們說，他感覺到對於他已經幹出的事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只有把全部真相吐露出來。他說，“我要安心地生活下去。”

十月二十六日，我們和他初次會談兩天後，卡麥隆和我送給馬圖索用書信方式寫的一份合同草稿。信裏有一段說：

“所談一書應是自傳性質的，主要談過去幾年間你的生活和活動。這本書基本目的之一——像你所說的——是要將你的活動和作証所加於別人的‘損害消除一些’，你的作証，像你已經說出來的，多半不是實際情況的真實而全面的反映。這本書當然也要力求揭露那些複雜的壓力和社会勢力的性質，它們使一個人在這騷亂的時代，做出像作者所記述的那些事情。因而，簡而言之，它將對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作一評述。”

馬圖索簽了這個合同。

不久以後，馬圖索在紐約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間，打算寫書時就住在那裏。他告訴我們他在安排把他的案卷運到他的公寓房間裏去。他說這些案卷裏有好幾百足以証實他過去活動的性質的文件。等到案卷運到的時候，我們發覺馬圖索並未言過其實。

卡麥隆和我自始就慎重仔細地想過我們和馬圖索的關係問題。有些重要問題我們必須解決。對於做過這樣殘忍無情的告密者和假証人的一個人，怎樣應付他呢？和有过

像馬圖索那樣腐敗卑鄙的行為的一個人要保持怎樣的關係呢？我們決定對這些問題的基本解答應當如此：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將謹嚴地保持出版者和作者通常關係應有的道德；我們將通過我們的行為盡一切努力贏得馬圖索的信心和信任。我們認為為了使馬圖索寫出他腦子裏這本書，必須使他對我們有這樣的態度。

卡麥隆和我同意由於我在政治暴露方面的寫作和研究，我應當以編輯的身分和馬圖索密切地一起工作。

實際上，在這個階段，我們毫無把握馬圖索是否有寫書的能力。我們考慮過，並且和他談過，是否可能把他的故事用他講我寫的方式敘述出來。但是馬圖索堅決反對任何像這樣的辦法。他說他不願把他的故事用“說給人聽”的方式出版——他要自己把書寫出來。

可是，馬圖索寫書的決心是一回事，他着手寫的能力又是另一回事。他發覺把他案卷裏豐富的材料組織起來計劃全書的整個結構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再者，因為他總有各種託辭，沒有在紙上寫下任何東西，更可見他心裏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阻力，不讓他把他卑鄙的過去全部交代出來。因為這些緣故，我建議關於他過去幾年的活動，我們開始一系列問答形式的談話，並且把談話用膠帶錄音記下來。我建議說這種方式可以幫助整理他的材料，而錄音記錄當他着手寫作時就會對他有用處的。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工作。

每天晚上我把裝滿了從馬圖索案卷裏取出來的材料的文件夾帶回家裏。用這種材料我來預備第二天的“工作提綱”，把夾內資料做一總結並把關於馬圖索的活動當天要討論的^{第一}方面列出幾項問題。我選擇的問題力求其揭露

最有意义的事实並且是对本書的讀者最有兴趣的。

我們的討論从十一月初開始，天天繼續，有幾個星期。

工作進行过程又慢又費心思。但是手頭終於有了充分的錄音材料構成書的內容；馬圖索覺得自己已經有了準備可以着手寫作了。

後來又有一个問題發生。馬圖索說他不願意自己把書打出來；他寧願對一个速記員把它“說出來”。卡麥隆和我反对这个意思。我們堅信一本文筆好而且有力的書用这种方法不会寫得出來。可是馬圖索說服了我們且用他的法子試試看。他開始把書口述出來；使我們極其驚奇的是，他的口述不但非常快而且是簡潔生動的文章。後來有幾個馬圖索的原稿讀者問卡麥隆和我書是不是“代筆的”。答覆是“否”。書是馬圖索寫的。

將近一九五五年一月底原稿付印。

關於“假証人”在許多讀者心目中一定会發生某些疑問。這些疑問之中最突出的也許會是這兩個：什麼使得馬圖索決定寫這本書，把他過去歷史的真相坦白出來呢？馬圖索以往既然說過這麼多的謊，怎樣可以相信他現在說的是實話呢？

對第一個疑問的答覆，我想，可以从書本身找到一部分。我說“一部分”，因為就我個人的意見，一直活動在馬圖索心裏的那些複雜的情緒——他的兒童和少年時代生活的影響，他做職業証人時逐漸增漲的幻滅的感覺，他不幸的婚姻的影響，他的良心所起的作用——在他這本，如我已經說過的，匆忙寫出的書裏都沒有充分地檢討。

第二個疑問曾由斯蒂華特·阿爾索普在他一月二十八日專欄裏評論他所看到的馬圖索所著的書的原稿時討論

过。阿尔索普寫道：“当然，有人会說馬圖索以前說的是謊話，現在承認他的謊話，也是說謊。……当然，就馬圖索自己引証的紀錄而言，不会有人替他爭辯他的特別可靠性和政治上的睿智，可是他这令人驚奇的故事大部分有文件証实。而且故事本身性質也是可以相信的，原因很簡單，因为馬圖索控訴的对象就是他本人。”

對於这个我完全同意的評論，我想再作一點短短的補充。我認为每个讀者都应当撫心自問：無論在过去或現在，倘使馬圖索是公然說謊，那麼在審判当中美國司法行政当局竟僱用這麼一個人來做主要証人，致使美國人民被判徒刑，这叫做什麼司法呢？我們的國土上有怎样一种情形才会縱容这样一个人，由於向國會委员会作証，在報紙、电视、無線电台上發表談話，到公立学校講演，和在政治競选中大吹大擂地活動，來接近和影响千百万美國人民呢？

關於馬圖索的揭露確實与否，歸根結蒂，应由讀者自己來判斷。讀者的判断应当根据書的內容，它所提出的文件的性質和產生这个暴露的社会事件的体系。

就我本人而言，我必須声明：因为我非但把這本書提出的文件而且把馬圖索案卷所有的資料都仔細查閱过，又因为我和作者密切地一起工作有四个來月，並且我親自觀察到他內心的变化，我完全相信書內暴露的真實性。

我們也不能忽視这个事实：馬圖索在一九五五年一月立的宣誓書裏，声明他在兩次法庭審判中作了偽誓，他提出了有力的証据，証明他準備坚持在這本書中所說的話。

非但每个讀者而且是每个美國人所面对的主要問題当然並不是哈維·馬圖索的問題。毋寧說，這是一個產生像他这样的人的那些力量的問題。問題是全國有了一种气氛

把告密者提高到——用“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阿蘭·巴爾斯的話來說——“民族英雄的地位並且把他的任务变为一种職業”；这种气氛早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就使得美國長老教會理事会發給了它的八千牧師和二百五十万會員一件語氣嚴肅的通訊，其中有一段說：

“危險的事物在我們國民生活中發生着。只有上帝才有权進入的人們的良心和个人判斷的聖地在被侵犯着。……这些審訊可以在中古時代的西班牙和近代極權國家的法庭上找到先例，它們開始形成我國思想自由的一种威脅。……

“依靠宣傳為生的政治煽動家在全國範圍內正在抬起頭來了。”

觀察这种凶兆的局面，我不禁回憶起一百五十年前眾議員愛德華·里文斯敦在眾議院說出的驚人的預言來。一七九八年的擾亂治安法是反映那個反動時代的縮影。眾議員里文斯敦反對這一法律時宣稱：

“告密者、偵探、報信者和所有那些在專制權力照耀下繁殖的醜惡的爬行族類將充滿全國。最能推心置腹的談話時間、親密的友誼或是家庭中幽靜的休息將都不能給人以安全。……不要讓人對我們說，我們為了鼓動反對外國侵略的熱情，就要在國內建立專制暴政；我們自稱為自由和開明，一面却倡導那些可以使得哥德人的暴虐也為之相形見拙的政策，那就太荒謬了。”

今天使我們的國土陷於恐懼、歇斯底里、猜疑和緊張的“政策”非但產生了我們自己的“醜惡的爬行族類”，而且使我們達到這樣一個地步，我們最崇高的傳統受到嚴重的威

脅，我們祖先辛苦奮鬥得到的自由处在千鈞一髮之中。這就是“假証人”帶來的啓示。

著者自序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立場力求客觀。通過它，你們——讀者們——對於作偽証的現象和它今天在美國人民生活中的影响，应当得出你們自己的結論。

我知道許多人會懷疑，過去我說過這麼多次的謊，現在他們怎麼能夠相信我；我不指望只是拿我的話來做根據。真假要讀者自己來判斷。我可要指出，為了証實我的話，我立過宣誓書，我並且公開地表明過我的願望，請求徹底調查這本書中的一切事實。

我知道：那些利用過我的人們，因為我把我做的這些事詳述出來，將要用盡一切手段對付我，但是我的良心和時勢的嚴重性要求我把實話說出來。

哈維·馬圖索